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

【紹興六年】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法可遵稟者。乃申之朝廷。事當勘當者。又推於司。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之事。而一旦爲執政。便能決斷天下事耶。趙鼎奏。近時卿監以上。補外職名。高下不一。故事。如侍郎在職。未及二年。止得帶制。今一例除雜學士。太優。欲令兩省討論。上曰。卿等便可商量。立爲定制。亦免有好惡厚薄之嫌。乃命兩省官同吏部長貳討論。申尙書省。

是月庚辰降旨。

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

是命。左中大夫富直柔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乞本路州縣已

注未上官。盡八月不至者。許奏辟一次。又請催廣西運所糴賑濟米。皆許之。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頤浩旣入境。卽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敕度僧牒。誘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

廣西米事先見正月丁亥。

己巳。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感德軍節度使。充觀使。亦用宣仁遺恩也。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行營中護軍右軍統領劉紹先知隨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江

南東路宣撫使司統領軍馬楊伯孫知郢州。

按此又是以張俊偏裨屬岳飛。未知有無將帶所部之任當考。

詔行在諸倉監官任滿受納不

擾及無欠折與減三年磨勘。

此與梁弁元奏相關。

辛未祕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際理宜措置臣竊思之將悉由堂除乎則天下之大縣令之衆必欲人人自廟堂選授勢有所不可不行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如平江之常熟秀之華亭婺之東陽溫之平陽之類素號難治者每路指定三五處並從朝廷擇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爲任其赴官之初優其禮數依通判例借與服色或特許陞對任滿日委有異政或除貼職或賜章服或遷官或再任或不次拔擢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褻之其不任職者罰亦稱是如此則能吏得盡其才而事必舉民必安庶幾仰副陛下惻怛之意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爲四十大邑。

四十
大邑

具十二
月辛酉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

所長歷試以事故於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恥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爲人擇官寢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方補外任非惟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爲輕臣近來對經筵亦嘗進說及此伏蒙聖諭深以爲然臣因奏曰陛下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爲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日近卻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觀美。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臥衾舊敝。遽取新易之。亦黃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用皆黃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給事中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兼權直學士院。左通議大夫新知鄂州荊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萎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聽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荊爲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上大異之。

此以庶附傳及晁公邁所作庶傳參修。公邁稱庶請閒。天子數燕見之。日廩。今年五月四日辛未。王庶引見上殿。十五日壬午。王庶朝辭上殿。是前後止再對也。或是又嘗內引而不書於記注。亦未可知。今但云燕見之。去數字。

更俟詳考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閣門引對。復舊典也。隴右郡王趙懷恩爲恩州觀

察使。懷恩建炎初自橫行封王。不帶職。至是因其請而命之。和靖處士尹焞辭崇政殿說書新命。詔不許。令涪州加禮敦遣。疾速赴行在。戶部侍郎王俟請災傷路分拖欠。及侵用紹興四年以前上供米。并折斛錢物。并權行倚閣。俟豐熟日發。上以旱故。蠲諸路錢帛租稅。

今年三月辛未。

辛次膺時爲倉部郎中。建言諸

路積年拖欠上供米斛難於催理無從出辦而俟謂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

次膺今年四月已未選吏部

甲戌戶部言右武郎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殮錢不應格法上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陽之俘入獻詔遷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以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祠觀有六等宮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以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閒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陳乞宮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於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於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先是右朝請郎李預爲提舉官遣効用譖昂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國王段和譽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儂內州預欲卻之言於朝乃命舜陟更切相度如無它意卽措置收買仍密爲防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還馬直卻馴象賜敕書卽邕州勞遣其使皆從之

李預以是月庚寅申到舜陟以六月庚子申到今牽聯書之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

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闕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鬥。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恩數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尙書李彌大復爲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彌大自廣西召歸。奏辭新命。且言五蒙除召。旋致煩言。乞改授在外宮觀。故有是命。詔劉摯特贈太師。以摯曾孫登仕郎蒞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蒙追賁之寵。各已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右朝請大夫胡紉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劾奏聞。其監司見兼宣司職事者並罷。

右承議郎趙戢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

戢。瞻孫。已見今年四月。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不問貧富。一

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稟。與元詔一切相反。乞申戒。詔都督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陞寶文閣學士。知廣州。時廣東寇未平。帥臣曾開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諮議軍事。徽猷閣待制兩浙轉運使李迨陞徽猷閣直學士。尙書戶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爲兩浙轉運副使。兼管淮南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

宜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不置漕臣。西路宣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宣撫司軍儲。多自浙西椿辦。故就用澄焉。

熊克小廡云。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亦令澄兼領。蓋不考江浙餽運本末也。

又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

悉心體國。應行府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住滯。仍令戶部侍郎劉寧止常切催督。効其違者以聞。

又詔在庚

寅今併

書之

起復祕閣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充右文殿修撰。又旬日。陞兼都督行府

隨軍轉運副使。

桷陞運副。在是月庚寅。

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趙子彥特遷武翼大夫。以曠授官故也。太常

諡故將作監丞耿傳曰忠憲。傳康定閒通判慶州。死西事。贈諫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自求有請。乃命定諡焉。

庚辰。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虔州。見任人韓昭與宮觀。理作自陳。時虔寇久未平。故起佑爲守。量移人膝膺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壓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錢十萬緡。爲隨軍激賞之費。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稟白刑部。若所斷未定。則刑部長貳限兩日率法寺官赴堂稟決施行。從

之。右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右丞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時戶部籍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不亡去。王彥軍多羣盜及鎮荊州束於法不快。有潰去掠峽歸二州而南者。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大雨徑以舟趨夷平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晝揚兵夜篝火於旁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旣測兵少悔欲爲變則盡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於江。荊州軍見之懼不敢復叛彥嘆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爲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然旣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和官私中外分其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於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尙書省。

甲申權戶部侍郎王俟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兼物價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稅

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額去處。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爲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卽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革倖冒。又使用心催趣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溫州。龍圖閣學士知溫州章誼知平江府。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

今年二月甲辰

而

未有所椿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爲四川交子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垛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樁貨務椿發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聞椿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樁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和貨務椿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椿垛見錢。行使之日。齎至請錢者。不以多少。卽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椿錢而不足。已椿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許之充上供。或官司出納。並令行使。至於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二用。有不便焉。是爲一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闔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牒。且猶有僞。數寸之紙。其無姦僞乎。貨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茲始矣。立法剗制。貴於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

三月癸巳

又言。昨見朝廷合權貨務椿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寢失本意。因改爲交子。欲廣行用。除初造見錢關子一十五萬貫。已係都督行府借撥戶帖錢椿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羅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椿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爲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不恤也。若祇利害相半。而事或出於不得已。則亦不暇恤也。至於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僞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爲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慮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謂害者。固已在於目前。而所謂循環之利者。亦恐未必可得。何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椿垛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頃因陝西借爲羅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引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泛料。幾三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緣應副軍須。出數復多。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況今東南利害。與四川全異。欲不椿本錢而多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際。未有不以財用之細爲患者。苟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古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

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術。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請。或言養贍不足。則又將何以給之。欲望聖慈。博采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已成。必欲行之。卽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於行商尙可。而無益於軍民之用。於道路之齎尙可。而無資於旦暮之需。今行商與軍民孰多。朝夕之需。與道路之齎孰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須。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適市。止有數百之用。用之不盡。將棄之乎。將爲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利者。必高其物價。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緡。既得見緡。深藏不出。交子空行於市井。而物不得售。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鎔。皆出東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姦詐不爲乎。此不便五也。

四月辛丑降旨

工部侍郎趙需時爲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行使。則起爭端。若

有減落。則違法禁。鋪戶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井交易。必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今以片紙用爲千錢。細民得之。反以爲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千錢不可以散用。三也。積日累月。物重財輕。緡錢藏於私家。官庫愈見匱乏。四也。官私既許通用。民間豈無詐僞。雖嚴僞造之禁。孰能懲冒法之人。五也。

四月丙子

刑部尙書胡交修時爲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

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較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真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僞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錮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繇是遂復爲關子焉。

六月乙卯再降旨

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

州右宣教郎閻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橫京西參佐，故錄之。

丙辰，張浚奏：建康府畫到行宮寢殿制度簡省，可以副陛下崇儉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蓋。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

六月甲寅不行

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以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地，故

撥賜焉。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收應干裏外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之民戶，期限迫促，僱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卸，倉斗邀乞折欠監錮，尙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卽上戶市舟，又刷百司舟船應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請焉。浙路漕臣亦請於華亭置場，歲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憲司二分頭子錢，與抽解本植供其費，至是就緒。浙漕建請，日麻不載，此從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浙西提刑朱緯所奏增入，所謂前任漕臣乃王俱、李謨、吳革，而縉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召對於內殿。

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

之道初見建炎元年

十一月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賞劉龍城之捷也時光世遣參謀官直祕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來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晟進橫行遙郡二秩召嗣進秩一等僞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師晟轉官在是月壬辰召嗣進職知剛放罪在癸巳後旬日擢召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毋令失所八月甲辰降旨直徽猷閣知鼎州張巖以捕斬山賊雷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提

點刑獄公事趙伯牛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愆雨爲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蔡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用朱震請也震言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灝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握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

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度嶺入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及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故有是命。成忠郎李沈上。皇宋大典三卷。詔進沈一官。其書付祕書省。沈高祖文易。嘗爲國子博士。故有是書。旣而沈乞換文資。言者以爲不可。乃止。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旣有象。要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所臨分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旣言邊有敗兵。則我亦不得不戒也。

鼎奏誠在癸巳。

壬辰。祕書郎蕭振爲監察御史。時趙鼎薦人爲察官。上批除振。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司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爲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閒。竹木皆盡。斷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采。築城之際。僞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臨淮仵觀。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葵直祕閣。知信州。葵旣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爲言。乞補外。上命趙鼎召至都堂。

諭旨留之。葵力求去。乃有是命。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儼行祕書郎儼召對。勸上聽言納諫。

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州劉子翼除直祕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言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宣力故也。

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寮上言。劉子翼守撫州。專意聚斂。以奉所知。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欲圖召用。不爲後人之計。既而遷職再任。軍糧不繼。幾至生變。又復詭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此

事當考。

故集英殿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諡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刑部奏大理寺丞評斷

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名。丞比評事增三分之一。謂死罪三人。流徒八人。已上執議不同。建白者罪。著爲令。敕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

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準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祕言。今虔賊未能殘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閒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爲銷弭。討治之策。勿使滋蔓。時海寇鄭慶寇黃州扶胥鎮。爲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掩。遂絕洋趨南恩州。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略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兵旣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止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旣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爲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付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

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疏奏。皆從之。

此並據綱行狀。日麻未見。

詔自今鑄鎔錢寶。及私以礪銅製造器物。及買賣新販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自從重。償錢三百千許人告。鄰保失察鑄造者。償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滅裂。仰監司體訪按劾以聞。令尙書省榜諭。始用王侯奏也。

俱奏在去。年十二月。

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本路上供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於歲終

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處。保舉按劾以聞。庶幾朞月之間。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從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祕言。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睿略。同乎祖宗。比將肆伐於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爲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旣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